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通考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繪圖監生臣仇塏

尚書通考卷五

元　黄鎮成　撰

五禮

吉凶軍賓嘉　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孔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

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

吉禮之别十有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以肆獻祼享先王　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

凶禮之别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以凶禮哀凶札

以弔禮哀禍烖　以禬禮哀圍敗

以恤禮哀冦亂

賔禮之别有八

春見曰朝　夏見曰宗　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

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　時聘曰問　殷頫曰視

軍禮之别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

嘉禮之别有六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愚按周禮五禮呉才老以為唐虞時無此只是五典之禮然吉凶軍賔嘉有天下者不能一日闕此如律度量衡之類修之恐其廢墜也但其目之凡則或損或益未可知耳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黃

穎達曰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云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

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帛未詳聞

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黄王肅之注尚

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

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

言皮於時未以皮為飾

二生

卿執羔　大夫執鴈

穎達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

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

一死贄　總言六贄

士執雉

穎達曰曲禮云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

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

如五器

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摯即舜之遺法也

愚按穎達曰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夏氏曰以物言則曰玉以寶言則曰瑞以形言則曰器今云周禮六器則此五器當是柴望禮神之物經文序於五禮之

下非其次矣周禮六器禮天地四方今闕其一非其比矣且如者亦審其同而辨其僞之意盖諸侯以五玉來見天子而天子又合符之班瑞受終之事也如器巡狩之事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一年天子巡守四岳四方諸侯各覲於方嶽之下

二年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

三年南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

四年西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

五年北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

林氏曰天子廵狩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分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

并州其山鎮曰恒山

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兖州其山鎮曰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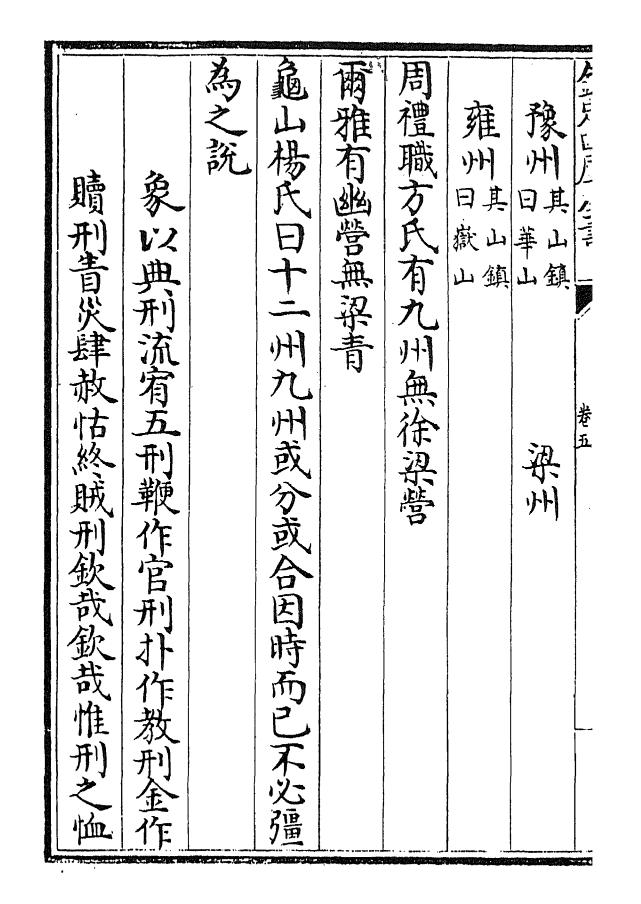
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分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

營州

徐州

荆州其山鎮曰衡山

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梁州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周禮職方氏有九州無徐梁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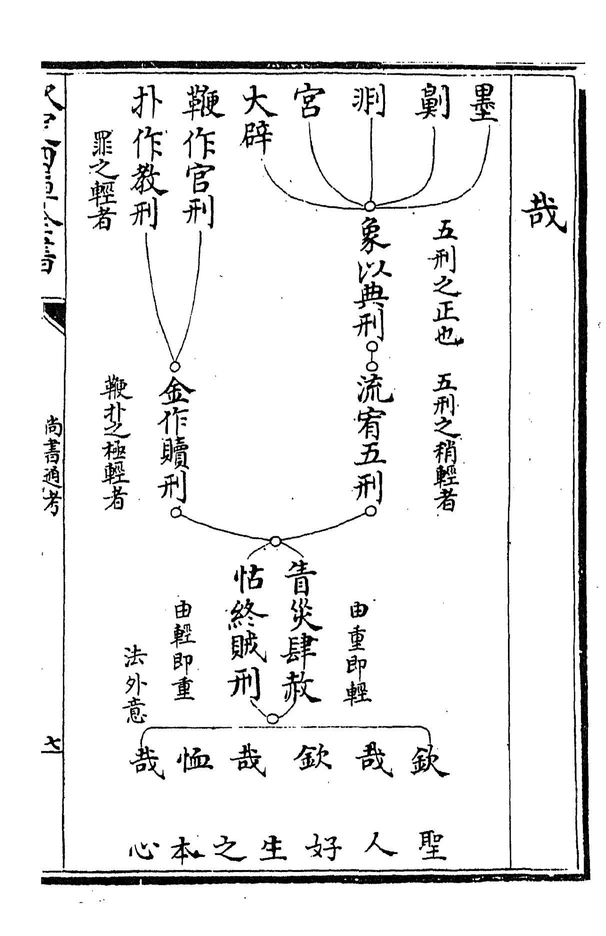
爾雅有幽營無梁青

龜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彊為之説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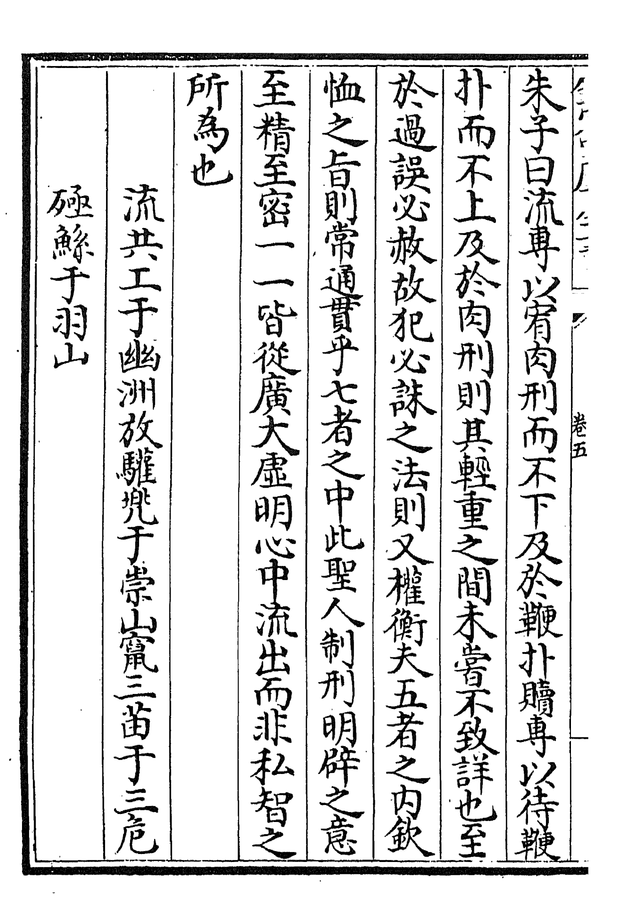
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


墨
劓
剕
宮
大辟
象以典刑
五刑之正也
流宥五刑
五刑之稍輕者
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
罪之輕者
金作贖刑
鞭扑之極輕者
眚災肆赦
由重即輕
怙終賊刑
由輕即重
法外意
欽哉欽哉恤哉
聖人好生之本心

蔡氏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示人以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滛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朱子曰自有一項刑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朱子曰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鞭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

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災肆赦者過誤而不幸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者有恃而再犯則雖當宥當贖亦必刑之此二句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盖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雖其輕重取舍不同然欽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盖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朱子曰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夫五者之內欽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至精至密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

流如水之流也

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左傳文十八年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違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

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史記作幽陵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舜流共工于此

穎達曰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為

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

驩兜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孔氏曰黨於共工罪惡同○左傳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杜預曰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朱子曰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穎達曰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竄則驅逐禁錮之

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孔氏曰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曰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貪財曰饕貪食曰餮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

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

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

殛則拘因困苦之

鯀方命圮族續用弗成○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謂

穎達曰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稍輕故後言之

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括地志云在沂州臨沂縣界

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

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堯十六歳自唐侯升為天子　在位七十載

試舜三載　又老不聽政二十有八載

在位通計一百丹一年壽一百十六歳

咨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

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

四岳 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

伯禹 姒姓崇伯鯀之子也○穎達曰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

稷 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

契 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

世系見史記

黃帝

正妃嫘祖　西陵氏女

玄囂　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括地志云在豫州新息縣

蟜極

帝嚳

次妃娵訾氏女　次妃陳鋒氏女　次妃簡狄有娀氏女　元妃姜原有邰氏女

帝摯　帝堯　契　稷棄

昌意　昌意降居若水索隱云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江水若水皆在蜀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

顓頊高陽

鯀

伯禹

漢書律歷志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系代殊懸舜既顓頊六代孫則鯀非顓頊之子

五品

父子　君臣　夫婦　長幼　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

五教

有親　有義　有別　有序　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

蔡氏曰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彊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寛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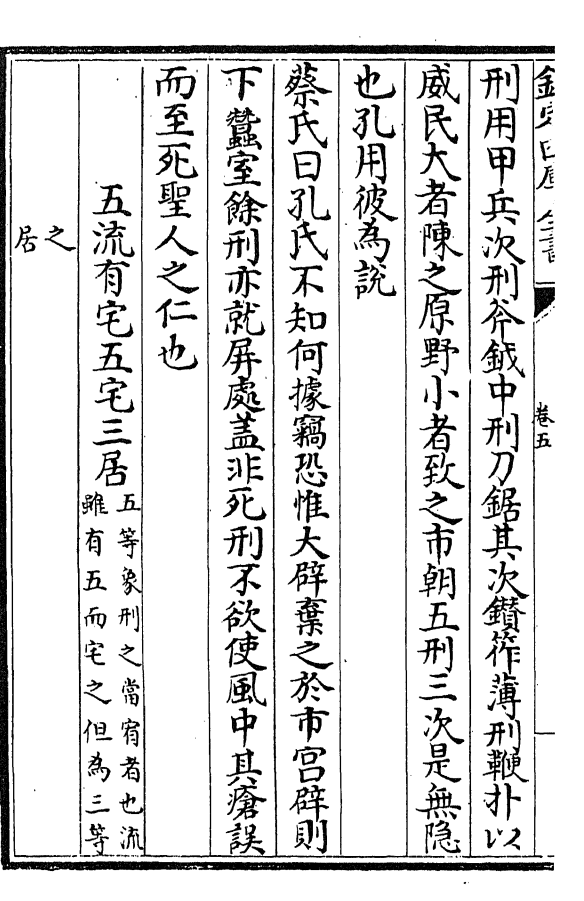
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

唐聖任曰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

皐陶臣名○左傳文十八年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氏曰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孔氏曰服從也

孔氏曰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穎達曰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



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隐也孔用彼為說

蔡氏曰孔氏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

孔氏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王十朋曰命皐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教也

夏氏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寛命皐陶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

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即此也

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

共工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

之工皆是也

益孔氏曰皐陶之子也

虞掌山澤之官周禮虞衡屬於夏官

朱虎熊羆四臣名

孔氏曰垂益所讓四臣皆在元凱之中左氏文十八年太史克曰髙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杜氏曰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蔡氏曰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

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旻斯伯與亦爲垂之佐也

伯夷臣名姜姓

穎達曰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

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

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廟爲主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

孔氏曰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穎達曰主郊廟之官掌叙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夔臣名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

蔡氏曰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

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

愚按宫商角徵羽為次者取其聲之高下以漸而短者而言盖黄鐘之律九寸太簇八寸姑洗七寸有竒林鐘六寸南吕五寸有竒其寸之長短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若以相生之法論之則當以宫徵商羽角為次假令黄鐘為宫下生林鐘為徵又上

生太蔟為商又下生南吕為羽又上生姑洗為角非以宫商角徵羽為隔八相生之次也
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又曰古人作詩亦是説他心下所存事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

和其聲令人却又安排下腔調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又曰音律如尖塔樣濶者濁聲尖者清聲宫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新安陳氏曰假令黄鐘為宫相去一律而太簇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鐘為徵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

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他皆然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歷志及律吕新書等書

八音

周禮春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龍臣名

二十有二人四岳所領諸侯有在朝者十二州養民之官九官伯禹棄契臯陶垂

益　伯夷
夔　龍

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臯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又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

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荅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蔡氏曰陟方猶言升遐竹書紀年帝王之歿皆曰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史記言舜廵狩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爲一百

一十年

新安陳氏曰史於舜即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叙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為故終身可恭已而無為也

愚按經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禹謨三十有三載求禹禪位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正得一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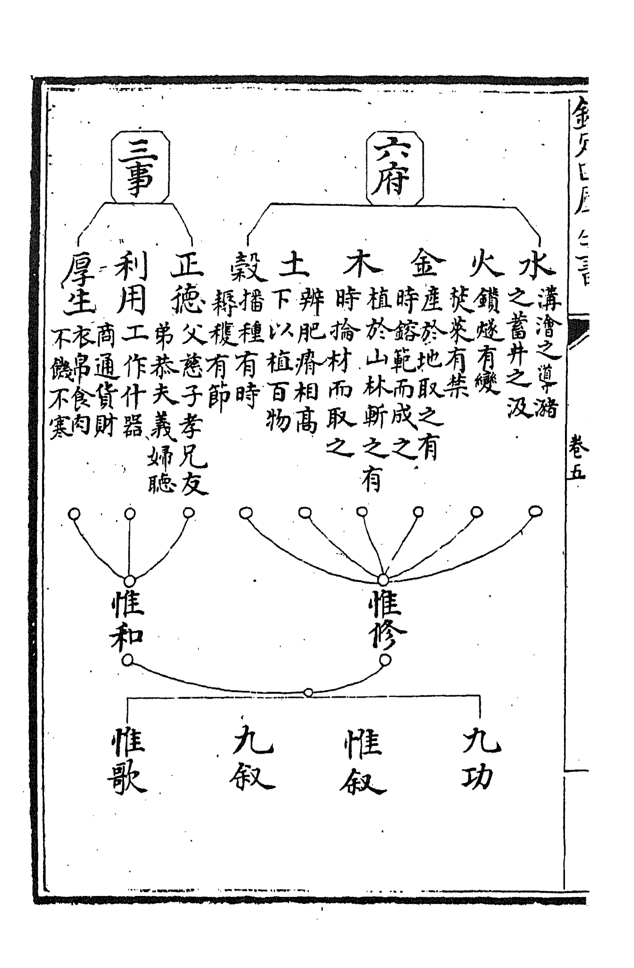
十年而孔氏又增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百一十二年盖採舜殂落之後有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及孟子有三年之喪畢之說然史既以舜始終年數總括於後為有明文又合皇極經世所紀故朱子曰舜年百有十歲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六府三事圖

六府用王炎說

三事用蔡傳


六府
水 溝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
火 鑽燧有變焚萊有禁
金 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
木 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
土 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
穀 播種有時耨穫有節
三事
正德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
利用 工作什器商通貨財
厚生 衣帛食肉不饑不寒
惟修
惟和
九功
惟敘
九敘
惟歌

愚按此圖可見功成作樂之意蓋始者六府之所以修三事之所以和雖欲作樂不可彊也及其既修既和則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皆有自然之樂於斯時也聖人乃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叶之律呂播之聲音而後樂始作也故六府三事之雜然而獨終之以九叙惟歌之一句傳曰必世後仁豈不信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帝王道統傳授之圖

惟精

堯允執其中 舜禹允執厥中 湯建中 武建極

惟一

愚按中者無過不及大公至善之道也鄉隣有鬬而閉戶所謂無過也往救則過矣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而救之所謂無不及也閉戶不救則不及矣上帝降衷不豐於聖不嗇於愚所謂大公也事理當然之極而無一毫私偽之雜所謂至善也常人之情氣質物

欲流而罔覺天理民彝微而莫察知有人心而不知有道心所以失其中聖人則明睿所照精以不雜始終無間一以不貳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所以得其中聖愚之相去遠矣其分則在乎中之存與否耳故自帝而王若堯之舍嫡傳賢舜之殛父興子湯武之征誅易位其變也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其常也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亦時中而已堯舜禹見而知之口傳面命湯武以來聞而知之

躬行心得而書簡載述先後相符時雖異而聖則同也然則中之一字乃聖學相傳之統千萬世帝王之治法也後之欲法帝王之治者可不於是而求之乎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穎達曰釋言云干捍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孔氏云干為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是文舞執籥秉羽故干羽皆舞者所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蔡氏曰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周禮典命上公九命為伯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

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蔡元度曰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三章大夫一章士服皮弁無章數

禹曰予乘四載

蔡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丑輪切山乘樏力追切輴史記作毳音絕漢書作毳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居足切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予決九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愚按畎澮之制蔡氏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與一甸六十四

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注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為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

六十里出田秖緣邊十里治澮

畎澮陳祥道曰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逕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

於纖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

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此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甽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内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

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
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
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
寓豈庸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曽孫來
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
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
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
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

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一則釆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彊者有所加予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

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已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

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
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
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
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
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
畝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救

夏貢商助周徹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

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

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逺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司稼廵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

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鋤粟許慎釋鋤為助

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一藉而不税此周之助法

藉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為商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畊百畮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

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畮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人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畮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畮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畮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矣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畮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

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寛簡一夫之地税五十畮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畮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税焉而所税皆什一賈公彦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畮而税百畮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畮萊五十畮而税七十五畮也周百畮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畮全税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税常輕而後世之税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力政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田
役而巳故任之以地之𡟰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
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

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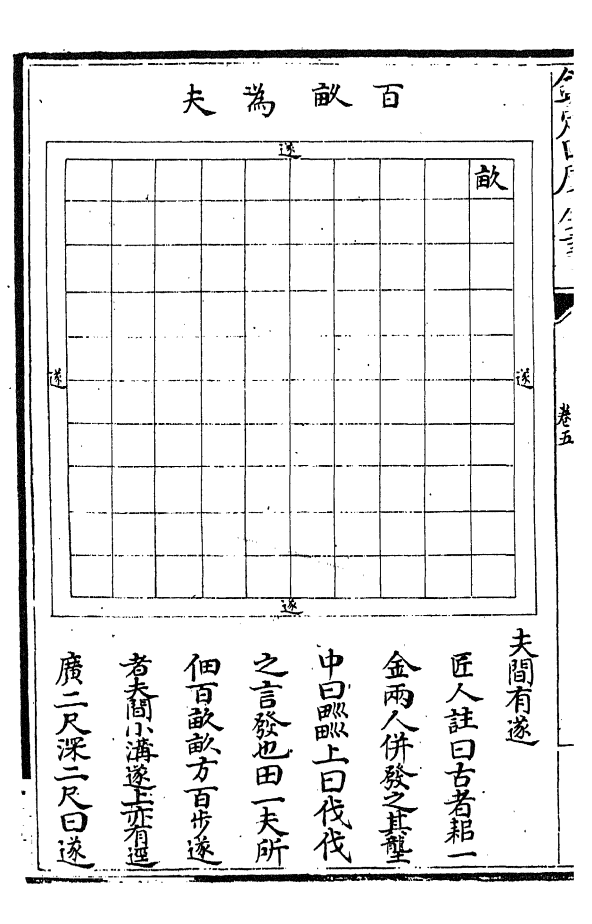
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

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
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
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
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者
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從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

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鄉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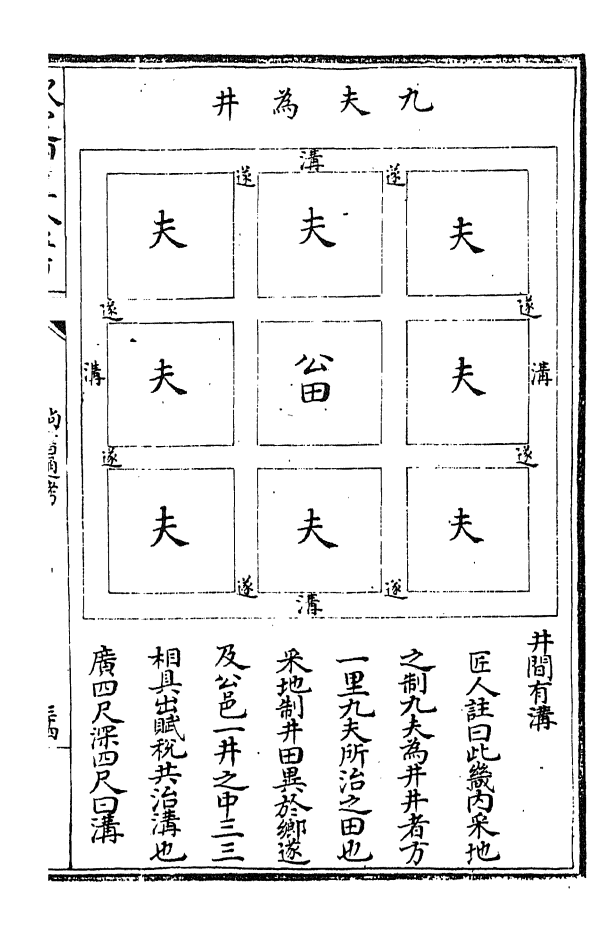
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百畝為夫



夫間有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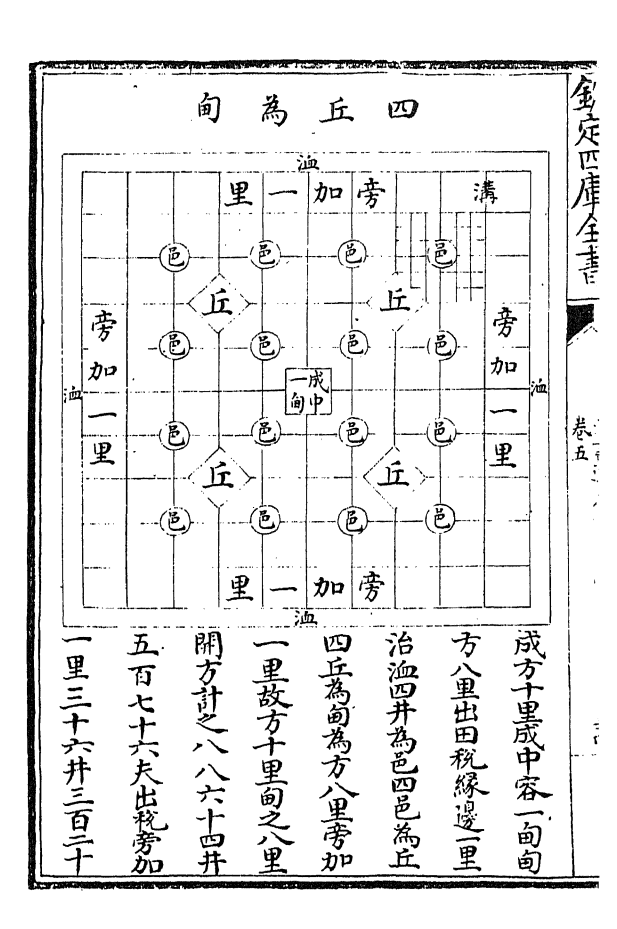
匠人註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一夫所佃百畝畝方百步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逕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井間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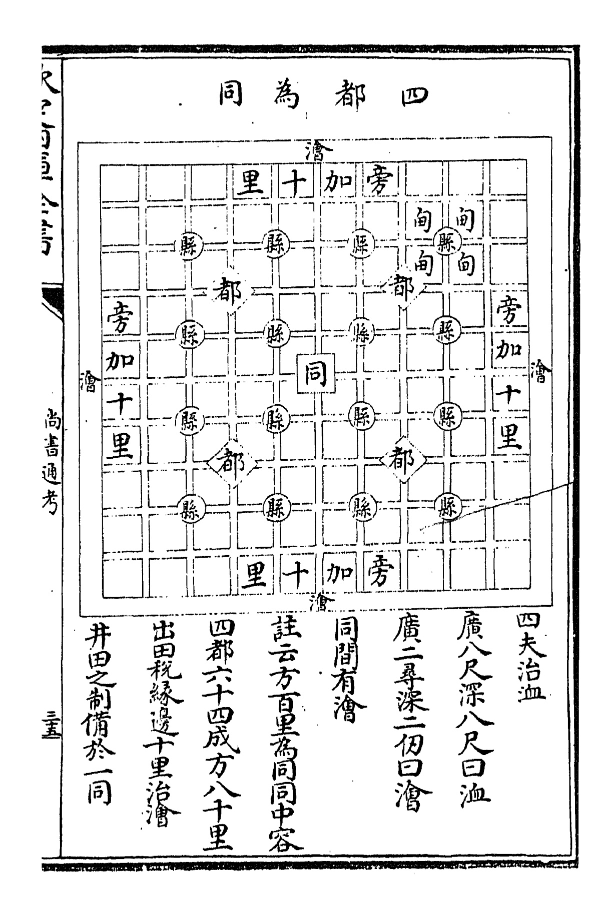
匠人註曰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一井之中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四丘為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為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

四都為同



四夫治洫
廣八尺深八尺曰洫
廣二尋深二仞曰澮
同間有澮
註云方百里為同同中容
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
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井田之制備於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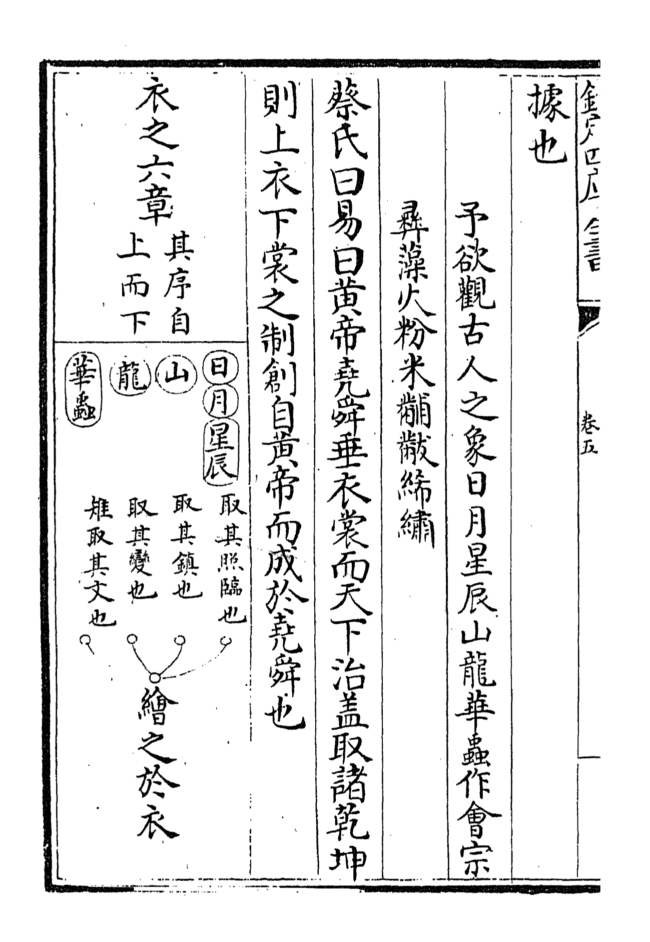
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於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莆陽黄四如曰鄭司農盱江李氏皆以爲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説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在為井田之法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等説也匠人職九夫為井云云曰此畿內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間有遂云云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縣都十二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匠人又與鄉遂十夫同為一溝之法不同誰謂成周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説也夫成周實舉天下通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牴牾而讀者不知

經文有上下相蒙縱横互見之義故為之說耳吾觀載師職皆指園廛而言冠國與園廛三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令以十二為田税用畿内用貢法以井田為侯國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為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横言之匠人言九夫為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是縱横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説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殊不可曉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

之所植豈得謂之田抑周之徹法最為盡善度其隰原徹田為糧葢自公劉已然後特遵而守之耳或曰周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畮之數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枰而溝洫縱横於其上乎經生説經必欲畫地為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為説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立井田溝洫異制之説又不能通則以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



據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蔡氏曰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而成於堯舜也

衣之六章　其序自上而下

裳之六章 其序自下而上

宗彝 虎蜼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潔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 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繡之於裳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周禮司服注云王者相變至周以日月星辰書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衮冕九章　以龍為首言龍首卷然　以衮為名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鷩冕七章　以雉為首　華蟲即鷩雉也

衣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毳冕五章　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名之

衣　宗彝　藻　粉米

裳　黼　黻

希冕三章　刺粉米無畫也　希又作絺

衣　粉米

裳　黼　黻

玄冕一章 衣無文 裳刺黻而已

衣 無文

裳 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又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

冕而下注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於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蜼彝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

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

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彛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衮冕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彛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為繡舃之精者為絺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繡而繡之以為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

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三辰於旗

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歷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為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説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故禮記言招揺在上穆天子傳言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

山古者衣黻尊圭皆有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
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黻旂旃儀禮有龍旃箕虡盾軸勺帷皆飾以龍周
禮曰交龍為旂覲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於椮
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
於椮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
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嚮然龍繪於上幅
非繡於下幅慎之説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褘翟褕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言褕絞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為二章非是

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為章者以虎蜼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蜼因號虎蜼為宗彝其實虎蜼而

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盖宗彝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為罽孔安國謂山龍華蟲為飾皆臆論也

藻水草也施於衣與梲而已冕旒與玉璪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兼蒼蒼赤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

司農曰圜形似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為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為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為之一物而為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剸斷之義故裘裳席巾扆纇襌之領冒之殺幦㮰之幕

飾棺用焉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荒翣見大記其文兩已相戾盖左青而右黑比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韍弗而韍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璧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彦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

侯以明之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皆設其鵠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注云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凡大射各於其射宫侯者其所射也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所射正所謂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九十弓者侯中廣一丈

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鳱音鴈

王癸初云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兩傍飾以虎其中設鵠為鈇其鵠眂其弓之數而降殺焉凡侯天子以三諸

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叉梓人為侯曰張皮侯而棲革則春以功皮侯即熊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即五正之侯天子賔射之侯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雖不見於經而鄉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即獸侯爾盖大射以鵠賔射以正燕射以質不可以不辨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尚書通考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通考卷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

尚書通考卷六

元　黄鎮成　撰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

蔡氏曰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逺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

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

之數是直路五千里也

穎達曰鄭玄云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穎達曰海者通近之義外薄四海言從京師而至於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故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奬帝室故也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

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虞賔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

孔氏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

頴達曰戞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戞擊為柷敔

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来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

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傍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戞

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将末戞敔以止

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

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

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

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為止戞敔之木名為籈戞即櫟也

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

傳為然也

愚按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球也琴瑟也皆取其聲之

輕清可以比於詠歌故堂上之樂以歌為主雖與堂

下之樂相間代作然其奏也又各自為始終其始作

也擊柷以合之其音之有節也又搏拊以節之其終

也則戞敔以止之雖不可以戞擊為柷敔然戞擊者

柷敔之用也故經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其言相錯成文意自可見若以為考擊則經文簡質不當言戛言擊而又言鳴拊則明有其制周禮太師登歌令奏擊拊則拊正為堂上之樂不得謂之拊循矣

球　玉磬也

周禮考工磬氏為磬倨句（音鉤）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之弦既而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耳）其博為一（博股博也）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

股博以其一為之厚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假令磬鼓廣四寸半者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大上聲清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或作端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三面其形曲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特縣二於東方

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辟雍曰天子八堵四肆諸侯六堵三肆卿大夫四堵二肆士二堵一肆通志曰

書云泗濵浮磬泗濵石可以爲磬唐代用華原石故白樂天作華原磬以譏之

摶拊見前

琴瑟

琴操曰伏羲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寛和而温小絃爲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

臣之恩通典言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白虎通曰琴禁也琴止於雅以正人心也

通志曰桓譚新論曰五絃第一弦為宫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為少宫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矣爾雅云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無其器齊桓公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緑綺伯喈曰燋尾而傅玄琴賦則曰非伯喈也琴世本云庖犧作五十絃黄帝使素女鼓瑟哀

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沓沓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黄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其氣上也桑取其氣下也見通志

禮書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

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於太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

以詠

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周禮大師大祭帥瞽登歌令奏擊拊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登歌下管貴人聲也

禮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

下堂下樂也

管

蔡氏曰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注云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𣠽注云管者貴人氣也

周禮小師掌教簫管瞽矇掌播簫管笙師掌吹篴管燕禮大射皆下管新宫禮記曰下管象詩曰磬管鏘鏘簫

管備舉爾雅曰大管謂之簥音嬌其中謂之篞乃結反小者謂之篎

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說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

鄭康成曰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

通志曰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古者以玉為管舜之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𦤎邕章句曰管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詩云嘒嘒管聲

鼗鼓

蔡氏曰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摇之則旁耳自擊

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

鞞

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蓋鼗之播也有瞽矇

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摇

之旁耳自擊是也周禮圖曰鼗所以節樂賔至乃作樂

故知賔至淫之以作樂也

通志曰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鞉

柷敔又見前戛擊下

詩曰鞉鼓柷敔荀卿曰鞉柷拊椌楬明堂位曰揩擊先儒謂之柷敔也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

通典曰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以止樂宋依唐制以竹為籈長二尺四寸破一端為十二莖樂將止先擊其首次三戛之此以漢大予樂言之盖鼓柷謂之止欲戒止

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籈謂脩潔於其後也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為本椌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故敔為伏虎之形則實而已

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上苦江切下苦八切

笙

蔡氏曰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通典曰未知何代人也禮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吹竽笙先儒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長四尺簧金鍱為之後世雅樂和皆二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焉由是定置二管於匏中為十九簧笙師祭祀共鐘笙之樂鄭氏曰與鐘相應曰笙韓非曰笙者五聲之長

通典曰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

鳳之身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曰吹笙則皷簧矣盖笙中之簧也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笙亦匏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

鏞

蔡氏曰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曰笙鐘與歌相應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懸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鏞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

考索曰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云垂作鐘傳曰伏羲之孫鼓延始為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才細切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鐘口角也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鄭司農云于鐘脣之上祛也鼓

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玄謂今時旋有蹲熊蟠龍辟邪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于上之攠音摩謂之隧攠所擊之處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聲大外也弇則鬱聲不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音漂小謂之棧

通志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為鍾禮記云垂之和

鐘鄭康成云垂堯時鐘工未知孰是
朱子曰鎛鐘甚大特懸鐘也衆樂未作先擊此鐘以發其聲樂既闋乃擊特懸磬以收其韻
又曰大曰鎛爾雅謂之鏞

簫韶九成

蔡氏曰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

有九敘故樂有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八音 見通志

金一

鐘 棧 鎛 錞于 鐃 鐲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凡十

鐘見前棧鐘東晉初得之則爾雅所謂鐘小者棧也小而編次之亦曰編鐘鎛如鐘而大按前代有大鐘若周

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鍾也錞于錞時向反古禮器也圜如錐頭大上小下周禮以金錞和鼓宋史云今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廟庭所用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音動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之曰錞于也依干寶周禮注驗之如其言也鐃如編鐘

而無舌有柄揺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如大銅疊垂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鐸大鈴也周禮有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以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方響梁有銅磬盖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為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纔三四寸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隐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

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西戎有吹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

石二

磬 嚻虛嬌反 凡二

磬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 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嚻爾雅曰嚻形似黎管以玉為之餘見前鳴球下

土三

塤　缶　凡二

塤世本云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周畿内有暴國豈其時人乎爾雅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鋭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曰嘂音叫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盆也詩云坎其擊缶

革四

鼓　齊鼓　擔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答臘鼓　雞婁鼓

正鼓　節鼓　撫拍　雅　凡十二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周禮地官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禮記云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懸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

柱貫中上出也懸者設之簨簴應鼓在大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脩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鼗類也帝王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鼉鼓焉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狀如漆桶大頭設齊於鼓面如麝齊故曰齊鼓擔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筩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答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

甚震俗謂之指鼓雞婁鼓正員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間員孔適容其鼓擊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造傅玄節賦云黄鐄音横唱歌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所從来亦逺矣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雅周禮春官笙師掌教雅以教祴樂教眂瞭也鄭衆曰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三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之賈公彦云長疏而畫

之賔醉而出奏祴夏以此器築地為之行節以明不失禮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竪箜篌　凡八

琴瑟見前筑不知誰所造也史籍惟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濶七寸

五分下濶六寸五分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為
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
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
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闗思哉今清樂箏並十有
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彈
箏則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
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
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

陽敘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為名釋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郤曰把杜摯曰秦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兩廂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脩頸而小起是絃鼗之遺制傅玄曰體圓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兊上鋭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盖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害簡

文帝也使太樂令彭儁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若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弾琵琶皆用木撥揮之唐貞觀中始有手弾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謂以手琵琶之乃知非用撥之義豈上代固有搊之者手弾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為之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弾與此類同因謂之阮咸咸世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蒯朗初得銅

者時莫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聲甚清雅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祠太乙或謂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箜篌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懷遠亡其器亦絕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紘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

十三絃豎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擘箜篌鳳首箜篌頸有軫

木六

柷　敔　舂牘　拍板凡四

柷敔見前舂牘周制笙師掌以教祴樂虡中如筩無底鄭衆曰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手築地賓醉而出以節之舉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

為下拃之節睢陽操用春牘後代因之拍板長濶如手

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

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齀茲伎人弹指為歌舞

之節亦抃之意也

匏七

笙　竽　凡二

笙見前竽亦匏也見前

竹八

簫　管　篪　七星　籥　笛

篳篥　笳　角　凡七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爾雅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筊音交十六管長尺三寸者曰筊音交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管見前篪世本曰暴辛公所造舊制云一曰管非也

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七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尋篴不知誰所造按禮記葦籥伊耆氏之樂也伊耆已有籥矣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蓋詩所謂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仲小者箹中丁仲反箹音握笛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代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風俗通曰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羌笛二說不同未詳孰實今長笛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按横笛小篪也出漢靈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篪出於胡吹即謂此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横笛愁殺路傍兒此歌元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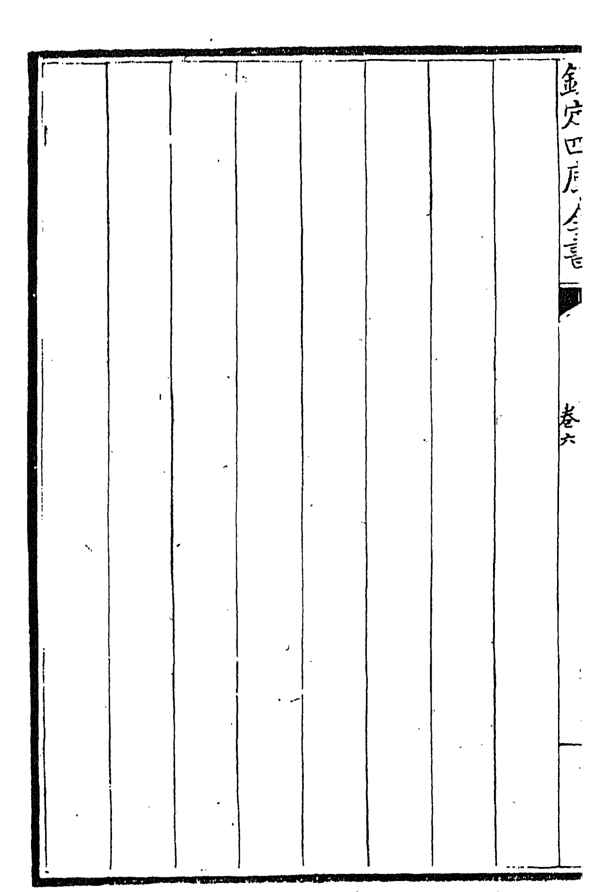
於北國知横笛是此名也箄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為首竹為管笳杜摯有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注車駕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筝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也角書記所不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吴越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二貝大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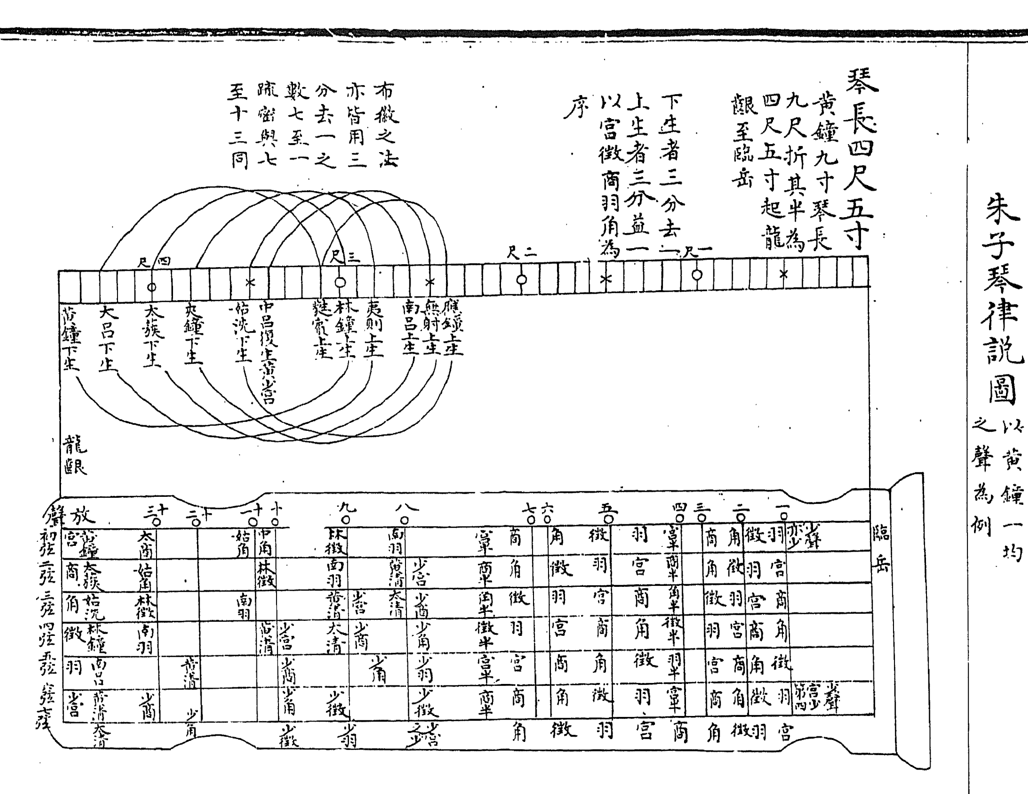
以節樂亦出南蠻三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

或云卷蘆葉為之形如茄首也



朱子琴律說圖

以黃鍾一均之聲為例



朱子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一徽）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為徵（為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生太簇）太簇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

徽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一寸下生應鐘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

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

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

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

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下生夾鐘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為第

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在八徽內

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

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為第十徽六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鐘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

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

按此以上爲自龍齦之内至於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盖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律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令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但以四折取中爲法盖亦下俚立成之小

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　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盖初絃

黄鍾之宫次絃太蔟之商三絃中吕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吕之羽六絃黄清之少宫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嶽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黄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宫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蔟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内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為

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內三尺五寸中呂應於十而為角律六寸五分八數有奇徽內三尺五寸但姑洗惟三絃用之餘絃則皆用中呂林鐘則應於九而為徵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內三尺南呂則應於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六寸徽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倣此林徵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　四

紘則林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黄清少宫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　五紘則南吕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黄清少宫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之間　六紘之黄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宫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　七紘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十

少羽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徵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鐘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鐘蕤賓夷則無射應鐘之為律則無所用於黃鐘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黃太之間律八寸七分七釐有奇內四尺二寸半　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內三尺八寸　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內三尺一寸五分　夷在南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內二尺八寸半　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內

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內二尺四寸蔟宮見本章圖說若自七徵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如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為宮六七間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徵四五間為羽〇次絃七徽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宮〇三絃七徽承商而為角六為羽五為宮五右為商〇四絃承角而為徵六左為角六右為羽五右為角五間為角〇五絃七徽承徵而為羽六左為宮六右為商五左為角三四間為徵〇六絃承羽而為宮七右為商五右為角五為徵五右為角四五間為羽〇七絃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宮四徽之後以至一徽之後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

難取而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容耳○凡五絃起于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五聲皆正聲○初絃七徽次絃八徽三絃九徽四絃十徽五絃十二徽六絃龍齦以後為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徽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為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聲○初絃一徽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四聲凡十九聲猶為少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內惟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為第四宮又別為少少少聲通為三十八聲○合一琴而計之為百十有二聲但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厚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

之餘承徵羽既盡之後而黄鐘之宫復有應於此者
且其下六徽之為聲律亦皆承其已應之次以復於
初而得其齊焉氣已消而復息聲已散而復圓是以
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
愈散地愈廹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徽
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徽亦承已應之次以復於
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及也此處但泛聲多取之自當别論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

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淺深黄鐘最長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鐘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嶽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

行者以氣應先後為之序自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為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無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為五聲

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於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保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荒淺之學聾瞶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

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宫而一齊焉盖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於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宫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

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徵而有聲者皆本宮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徵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惟第十二徵有徵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偶俗者自當進据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

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説盡之矣

尚書通考卷六